

唐宋八大家名篇注译之八

欧阳修散文

蒋南华 编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目 录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1)
卖油翁·····	(6)
伐树记·····	(8)
樊侯庙灾记 ·····	(13)
养鱼记 ·····	(17)
送陈经秀才序 ·····	(20)
泗州先春亭记 ·····	(25)
与高司谏书 ·····	(29)
读李翱文 ·····	(39)
夷陵县至喜堂记 ·····	(44)
纵囚论 ·····	(50)
答吴充秀才书 ·····	(54)
为君难论(上) ·····	(60)
为君难论(下) ·····	(67)
朋党论 ·····	(73)
画舫斋记 ·····	(79)
醉翁亭记 ·····	(84)
丰乐亭记 ·····	(89)
偃虹堤记 ·····	(94)
送杨真序·····	(100)

尹师鲁墓志铭·····	(105)
七贤画序·····	(113)
明宗 ^二 纪论·····	(116)
伶官传序·····	(121)
宦者传论·····	(126)
有美堂记·····	(130)
秋声赋·····	(136)
梅圣俞诗集序·····	(141)
相州昼锦堂记·····	(147)
祭石曼卿文·····	(153)

欧阳修和他的散文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宋代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郑氏用荇秆当笔教他在地面上写字。他从小聪敏过人，读书能过目成诵，二十三岁时就中了进士。从此，长期在地方和中央做官。

欧阳修为官清廉忠直，不阿谀苟且，不趋炎附势，为人刚正，“论事切直”，敢于仗义执言。虽为忠者所钦，却往往为谗者所忌。因此屡遭贬谪。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正月，欧阳修始任西京留守推官，他与尹洙（师鲁）交往“为古文，议论当世事”；与梅尧臣等交往“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欧阳修传》）

元祐元年（公元1034年）入朝，任馆阁校勘。这时范仲淹因言政事被贬，而身为司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向皇上进行劝谏，为范辩诬，却反而造谣中伤，毁人清白。欧阳修愤然投书，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而被贬为夷陵县令。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为了摆脱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封建政权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试图广开言路，采纳范仲淹等有识之士所提出的革新图存十项主张：“明黜陟”、

“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打算对现行的腐朽官僚制度来一个彻底的改革，即所谓“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范文正公全集·政府奏议（卷上）》），以根除政治上的种种积弊，实现其改革图存的目的。

为了实行新政，宋仁宗采纳革新派的建议，还于天圣七年、明道二年和庆历四年，三次下诏书戒文弊，提出了“文章所宗，以理实为要”的主张，并将欧阳修从滑州召回京城开封，委以知谏院谏官之职，让他积极参与新政运动。

但由于新政损害了贵族官僚集团的特权，因而遭到了朝廷内部强大的因循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因此很快就彻底失败了。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使杜衍、枢密副使韩琦、富弼等人相继被罢官免职，欧阳修亦被罗织罪名，于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十月被贬为滁州知州。两年后又迁调扬州、颍州。

皇祐三年（公元1050年）欧阳修复为龙图阁直学士，改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嘉祐二年（公元1056年）主持礼部进士考试；嘉祐三年（公元1057年）六月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四年二月免开封府尹，转给事中、同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嘉祐五年七月完成新修《唐书》二百五十卷，并自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迁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十一月拜枢密副使；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任参知政事（为宰相职务），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遭人诬告被贬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知亳州。治平五年，迁兵部尚书、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四月迁判太原府，因欧坚持不就，七月被徙蔡州。熙宁四年，欧阳修累章告老，六月获准

退休。熙宁五年(公元 1072 年)闰七月去世,赠为太子太师,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欧阳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诗人和散文家。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是继承唐代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伟大成就,开创宋代古文运动之辉煌业绩的先导和杰出领袖。

唐代的古文运动,经过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和积极开拓,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韩、柳去世之后,古文运动后继乏人,至宋代初兴的近百年间,古文运动已跌入低谷,“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镂刻骈偶,渎涩弗振”(《宋史·欧阳修传》),雕琢文字,讲究对偶,风格浮艳的骈体文仍占文坛统治地位。为了结束骈文独霸文坛近乎千年的历史,欧阳修继承韩愈、柳宗元“文以载道”,师法“六经”的主张,强调为文必须“明道”、“致用”;提倡朴实平易、清新晓畅的文风,反对“巧其词以华”“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浮靡之气。他把现实生活中的“百事”视为“道”的主要内容,认为文士如果“弃百事不关于心”,终日不出书房,就学不到“道”,就不可能写出像样的作品来。他要求作家深入生活,深入社会实践,“道羁臣寡妇之叹,而写人情之难言”(《梅圣俞诗集序》)。在文章的形式与内容及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上,欧阳修强调内容和生活(即道)是文章的核心,“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并说:“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答吴充秀才书》)

对古文写作的艺术要求,欧阳修强调要“辞丰意雄”,“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他要求写文章必须善于剪裁,做到不枝不蔓,平易自然,清新朴实,语言要精炼含蓄,明白晓畅。在他的积极倡导和长期丰富的创作实践的影响与推动

下,宋代出现了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等一大批很有成就的古文作家,从而促进了宋代散文创作的繁荣昌盛,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巨大影响。

欧阳修为了扫除宋代文坛的浮靡文风,并使自己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能与政治上的革新主张相呼应,他不仅身体力行,用自己的创作理论及其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朴实平易、清新晓畅的文风来影响、带动其他散文作家,而且还利用自己担任主考官的机会,大胆选拔古文写作的优秀人才。嘉祐二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进士考试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宋史·欧阳修传》),一律不予录用。事后,那些好为“险怪奇涩之文”的考生,还聚众闹事,无理纠缠欧阳修,甚至街上巡警都难以制止。但从此以后,考场中的旧习终于改变了。这次考试,取中的进士有苏轼、苏辙和曾巩等,从而壮大了古文运动的声势,形成了宋代古文的鼎盛局面。

欧阳修的散文,有的笔锋犀利,有如匕首,单刀直入,势不可挡。如《朋党论》把朋党分成君子与小人两派,层层剖析,以锋利的笔触,有力地反击了守旧派对革新派领袖范仲淹等人的诬蔑;《与高司谏书》对高若讷趋炎附势,毁人清白的卑鄙行径,进行了大胆辛辣的批评与斥责。语言明快,逻辑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有的笔调委婉含蓄,清新晓畅,具有回肠九折的抒情意味,如《祭石曼卿文》和《泂风阡表》等。有的寓意深刻,语言通俗、简练,并以丰富的想象和比喻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趣和志向,如《伐树记》和《养鱼记》等等;有的风格清新,语言生动、形象、精练,能吸收骈文的长处,利用声韵、对仗加强思想感情的

表达，使整篇文章含有一种内在的韵律美，读之朗朗上口，寻味无穷，如《醉翁亭记》、《秋声赋》及《送陈经秀才序》等等；有的取材朴实平易，结构严谨，事信言文，不虚美，不溢恶，如《尹师鲁墓志铭》等类碑志铭文；有的描摹细腻，刻画人物和事件形象、生动而又活泼，富有生活情趣，如《卖油翁》、《樊侯庙灾记》、《七贤画序》等等。

欧阳修在散文方面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上承韩、柳，下启三苏、王、曾，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中的佼佼者，是宋代古文运动的主将和革新领袖。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吴充在《欧阳公行状》一文中的评价，可以说是最全面、最恰当的评价。他说：“盖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韩愈）未能过（之）。”但由于欧阳修在史传文方面，过于强调“尚简”和春秋笔法，而轻视对人物形象和具体事物的细节描写，因而使得他的这类文章，往往缺乏生气，读起来显得有些板滞和乏味。

欧阳修留下的作品很多，现存有《欧阳文忠公文集》一百五十三卷。

卖油翁

【题解】

本文通过对卖油翁高超酌油技艺的描写，说明射箭、酌油等一切技艺都可以熟能生巧、精益求精。因此，人们学会了某种技艺绝不应以此而骄傲和满足。

【原文】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1]，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2]。尝射于家圃^[3]，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4]，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颌之^[5]。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6]。”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

翁曰：“以我酌油知之^[7]。”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8]，徐以杓酌油沥之^[9]，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10]：“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11]。

【注释】

[1]陈康肃公尧咨：陈尧咨(zī)，字嘉谟，北宋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咸平中进士第一，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入为翰林学士，寻拜武信军节度使，徙知天雄军。工隶书，善射，卒谥康肃。[2]自矜(jīn)：自夸，自我夸耀。[3]家圃：家

指自己家的射箭场地。圃：即场圃，《诗·山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圃：原指种菜的园地，《说文》：“种菜曰圃。”但古人往往以春夏为圃，秋冬为场。故场圃连用就是场地的意思。[4]释担：放下担子。睨(nì)之：斜着眼睛看他。睨：斜视。《左传·哀公十三年》：“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5]颌(hǎn)：点头表示赞许。《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侯人逆于门者颌之而已。”[6]熟尔：熟练罢了。[7]酌：斟酌，将酒或油类液体盛入容器里。《说文》：“盛酒行觞也。”《诗·周南》：“我姑酌彼金”[8]覆：覆盖。[9]徐：徐缓，慢慢地。杓(biāo)：瓢把子。《说文》：“斗柄也。”沥：滴下。这里指液体微微流入或滴入容器里。《说文》：“浚也，一曰水下滴。”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动滴沥以成响。”[10]因曰：于是乎说。[11]遣之：让他走。遣(qiǎn)，《说文》：“纵也。”《广韵》：“送也。”即放走，打发人走之意。

【译文】

陈尧咨，谥号康肃，擅长射箭，当时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他也凭着这种本领来夸耀自己。有一次，他在自家的场地上射箭。一个卖油的老头放下肩上的担子，站在一旁斜着眼睛看他，好久都没离去。老头看他射箭十有八九中的时，却只微微点点头。

康肃责问卖油老头说：“你也懂得射箭吗？我射箭的本领难道还不高超么？！”老头回答说：“这没有别的，只不过是手脚熟练罢了。”康肃生气地说：“你怎敢轻视我的射箭本领！”

卖油老头回敬说：“凭我盛油的经验知道你射箭也是这样的。”说着就取出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铜钱盖住葫芦瓶口，然后慢慢地用杓子把油舀来灌进葫芦里。只见油从钱眼注入葫芦而铜钱一点也没有被沾湿。老头于是乎说道：“我这技艺也没别的，也只不过是手脚熟练罢了。”康肃笑着把老头打发走了。

伐 树 记

【题解】

本文作于宋仁宗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是欧阳修初抵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时的作品。

文章用记叙文的形式,通过园丁要求伐树的情形,论述了一个人们所熟悉,但认识不一定正确的事理:即幸与不幸、才与不才的遭遇,并非全如庄子所说的那样“才(材)者死,不才(材)者生”。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势和环境。

本文艺术手法高超,寓意深刻,语言通俗、简练,值得借鉴。

【原文】

署之东园^[1],久弗不治^[2]。修至,始辟之。粪瘠溉枯^[3],为蔬圃十数畦^[4],又植花果桐竹^[5],凡百本^[6]。春阳既浮^[7],萌者将动^[8]。

园之守^[9],启曰:“园有樗焉^[10],其根壮而叶大,根壮则梗地脉^[11],耗阳气,而新植者不得滋。叶大则阴翳蒙碍^[12]。而新植者不得畅以茂^[13],又其材拳曲臃肿^[14],疏轻而不坚^[15],不足养^[16],是宜伐^[17]。”因尽薪之^[18]。

欧阳修散文

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广^[19]，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20]，以杏故，特不得蔬^[21]，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华^[22]，将待其实，若独不能损数畦之广为杏地邪^[23]？”因勿伐，既而悟且叹曰：“吁，庄周之说曰^[24]：‘樗栎以不材终其天年^[25]，桂漆以有用而见伤夭^[26]。’今樗诚不材矣。然一旦悉翦弃^[27]，杏之体^[28]，最坚密美泽可用，反见存^[29]，岂才不才各遭其时之可否邪^[30]？”

他日客有过修者^[31]，仆夫曳薪过堂下^[32]，因指而语客以所疑^[33]。客曰：“是何怪耶^[34]！夫以无用处无用，庄周之贵也^[35]；以无用而贼有用^[36]，乌能免哉^[37]！彼杏之有华实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38]，幸矣。若桂漆之不能将近逃乎斤斧者^[39]，盖有利之者在死^[40]，势不得以生也，与乎杏实异矣^[41]。今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其见伐，诚宜尔。与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说，又异矣。凡物幸之与不幸，视其处之而已^[42]。”

客既去^[43]，修然其言而记之^[44]。

【注释】

[1]署：官署，指西京河南府衙门。[2]茆(fú)：杂草丛生。治：清理。[3]粪瘠(jì)：在贫瘠干涸的土地上施肥灌溉。粪瘠：给贫瘠的土壤施肥。溉枯：给干涸的土地灌溉。[4]蔬圃：菜园。畦(qí)：把菜地疏成一垅一垅的。一畦就是一垅或一小块。[5]又植：再种上。桐：梧桐。[6]凡：大约。本：株、棵。[7]春阳：春暖。《诗经·邶风·七月》：“春日载阳。”浮：动、发。[8]萌(méng)者：萌发的

芽。动；显露。《礼记·月令》：“草木萌动。”[9]园之守：管理菜园的人，即园丁。[10]栲(chǔ)；臭椿，一种落叶乔木。[11]梗；阻塞。地脉；水在土壤里浸润移动的“管道”。[12]阴翳(yī)；阴蔽。蒙碍；受碍。[13]不得畅。指得不到充分的阳光雨露。以；而。[14]拳曲；卷曲。[15]疏轻而不坚；指木质疏松，不坚实。[16]不足养；不值得保留下来。养，栽植。[17]是；这树。宜伐；应当砍掉。[18]薪之；把它砍伐掉。原意是把它当柴薪砍掉。薪；柴薪。[19]庇；覆蔽。[20]其下；指树根生长处。壤腴(yú)；土壤肥沃。[21]特；独。不得蔬；不能种蔬菜。蔬；用做动词，种蔬菜。[22]方春；正在发枝。华；花。[23]“若独”句；意思是你难道不能减少几畦蔬菜的面积来作为杏树的用地吗。若；你。损；减少。广；指代面积。[24]庄周；即庄子。庄子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和散文家，著有《庄子》。[25]栎；柞树，落叶乔木。以；因。不材；不成材。天年；尽自然生长的时间。[26]桂、漆；指名贵树种。桂；玉桂，名贵药材。漆；漆树。见；被。夭；夭折。[27]然；这样。悉；尽，全。翦弃；铲除、砍掉。[28]体；本质。[29]见存；被保全下来。[30]岂；难道。遭；逢，遇。[31]他日；有一天。过；指来访。[32]仆夫；仆人。曳；拖着。[33]因；于是。所疑；指才与不才的命运。[34]是何怪耶；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是；这。何；什么。[35]处；安于。贵；崇尚。[36]贼；害。《论语》：“老而不死是为贼。”[37]乌；怎么。[38]“彼杏”二句；意思是这杏树能开花结果，是用它生来所具备条件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因而保留下来。生之具；指生来所具备的条件。庇；荫庇，保护。本；根本，指生命。[39]斤斧；即刀斧。[40]盖；大概。有利之者；有利的方面。亦即所能发挥的功用。[41]实异；实是不一样。[42]处之；指所处环境。[43]既；已经。去；离开。[44]然；是，对的，正确。

【译文】

官署东边的园子里，长期杂草丛生不曾清理。修到任后，把它开辟出来，并给这贫瘠干涸的土地进行了施肥灌溉，做成了菜园十数垅。又种植了花木、果树、梧桐和竹子，大概百把棵。春天暖了起来，花木萌发的芽儿，也开始显露出来。园丁来告诉我说：“园中有棵栲树，它根粗叶大。根粗便阴塞了泥

土中的水流，消耗了阳气，使新种的植物得不到滋养；叶大荫蔽阻碍了阳光，使新种的植物得不到充分的阳光雨露而茂盛生长；加之它树干卷曲臃肿，木质疏松而不坚实，不值得保留。这种树，应该砍掉。”于是便把它当做柴薪给彻底砍掉了。

第二天，园丁又来说：“菜园的南边有棵杏树，大概它的根覆盖的面积可达六、七尺。它的根子生长处土壤最肥沃。因为杏树的缘故，独不能栽种蔬菜。这种树，也应该砍掉。”修说：“唉！现在杏树正是逢春发枝、开花，将等它结出果实，你难道不能减少几块蔬菜的面积来作为杏树的用地么？”因此没有砍掉。

随后我有所醒悟并且感叹说：“咳！庄周的学说，说：‘樗树和栎树，因不成材而能尽它们的自然年齿；桂树和漆树，因它们有用却被伤害夭折。’现在，樗树确实不成材，然而一下子被彻底砍掉了；杏树的本质，最坚实细密、色泽鲜艳、美观能用，却反而被保全了下来。难道才与不才，是由于他们所逢的时机不同而或存或亡的么？”

有一天，有客人来访修家，仆人拖着柴薪从堂下走过。我于是指着它把我的疑问告诉了客人。客人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呢！那因无用之材安于无用，庄周的学说崇尚啊！用无用之材去容有用之材，这样的事怎么会没有呢？这杏树能开花结果，是用它生来所具备的条件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幸运啊！那桂树和漆树不能逃避刀斧的原因，大概它们所能发挥的功用是在它们死后。所以势必不能得活。这同杏树实不一样啊！现在，臃肿不成材的樗树，却因它枝干粗大而损害了其它植物的生长，它被砍掉了，这实在是应该的啦！这与那有才的死，没才的生的说法，又不一样了。大概事物的幸与不幸，要

看它们所处的具体环境罢了。”

客人已经离去，修认为他的话是对的。因此把它记了下来。

樊侯庙灾记

【题解】

樊侯庙是前人为祀拜汉朝樊哙，铭感他的功绩而建立的神庙。

樊哙原是一名以屠狗为业的平民，后随汉高祖刘邦起事，屡建军功，位列君侯。他带剑拥盾闯入鸿门宴，使楚霸王项羽为之震慑，并保护刘邦归回坝上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而樊哙死后，却不能保护自己的神像，竟被盗贼剖腹挖去了“肝肠”。后来盗贼家乡遭“大风雨雹”，“麦苗皆死”，人们认为：这是樊侯发怒所为。文章以此为题材巧妙地抒发了作者为官必须廉政、爱民的思想，切不可依仗权势，滥施淫威，欺凌百姓。否则，就连樊哙的“威灵”也是残暴的了。

【原文】

郑之盗^[1]，有人樊侯庙剗神像之腹者^[2]，既而大风雨雹^[3]，近郑之田，麦苗皆死，人咸骇曰：“侯怒而为之也”^[4]。

余谓樊侯本以屠狗立军功^[5]，佐沛公至成皇帝^[6]，位为列侯^[7]，食邑舞阳^[8]，剖符传封^[9]，与汉长久。《礼》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者欤^[10]？舞阳距郑

方侯之参乘沛公^[14]，事危鸿门，振目一顾，使羽失气^[15]。其勇力足有过人者，故后世言雄武，称樊将军。宜其聪明正直^[16]，有遗灵矣^[17]。然当盗之傳刃腹中^[18]，独不能保其心腹肾肠哉^[19]！而反贻怒于无罪之民^[20]，以聘其恣睢^[21]，何哉？岂生能万人敌，而死不能庇一躬邪^[22]？岂其灵不神于御盗^[23]，而反神于平民，以骇其耳目邪^[24]？风霆雨雹^[25]，天之所以震耀威罚^[26]，有司者^[27]，而侯又得以滥用之邪^[28]？盖闻阴阳之气^[29]，怒则薄而为风霆^[30]。其不和之甚者，凝结而为雹，方今岁且久旱，伏阴不兴^[31]，壮阳刚燥^[32]，疑有不和而凝结者^[33]，岂其适会民之自灾也邪^[34]？不然，则暗鸣叱咤^[35]，使风驰霆击，则侯之威灵暴矣哉^[36]！

[1]郑:原郑国故土,今河南新郑地区。[2]樊侯庙:樊噲庙。樊噲西汉初期将领,沛地(今江苏沛县)人。少时以屠狗为业,初随刘邦起兵反秦,为其部将,以军功赐爵,封贤成君。汉朝建立后,任左丞相,封舞阳侯。剝(kū):剖开,挖空。[3]既而:已而,后来。雨:动词,降落。雹(bào):冰雹。[4]咸:都。骇:惊骇,惊怕。为之:指刮风、下冰雹。[5]屠狗:以宰杀猪狗为职业,即出身贫寒的意思。[6]佐:辅助。沛公:刘邦。因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沛人立他为沛公。至成皇帝:直至成为皇帝。[7]列侯:汉朝体制,王子封为诸侯,异姓功臣封为列侯。[8]食邑:卿大夫的封地,即采邑。是卿大夫世世代代收租赋税,供其生活食用的地方,故名食邑。舞阳:河南方城县。[9]剖符:古时帝王授与诸侯和功臣的凭证。